秦

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司馬遷史記始皇本紀）

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史記正義）

謹按晉書地理志秦使任囂趙佗攻越畧取陸梁地考史記主父偃傳秦使尉佗屠睢攻越秦兵大敗是攻越者乃趙佗與屠睢非任囂與佗也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史記）

始皇本紀

南越（班固漢書越作粵）王尉佗者眞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畧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溪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自守因稍以法誅

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併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史記南越尉佗傳）

淮南王安諫赦南越書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張晏曰郡尉）屠雎擊越又使監祿（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遁出擊之秦兵大敗遁發適戍以備之（班固漢書嚴助傳）

謹按舊志編年載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置南海郡以屠雎爲南海尉史祿爲南海郡監秦使屠雎擊越事淮南王安得之傳聞但云秦時而已不云二十六年也且秦志云二十六年誤矣屠雎監祿漢書但云尉屠雎監祿而已不知爲何郡之尉監卽置南海郡在始皇三十三年見於史記舊張晏注亦不云南海之尉與監也不知其何所據而知爲南海郡之尉與監邪考淮南子秦皇使尉屠雎發卒五十萬與越人戰越人皆入叢薄中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雎據此則置南海郡時屠雎已死焉得有爲南海尉之事乎監祿韋昭史記註曰監御史名祿張晏漢書注與韋昭同後人謂史

佚其姓因史爲官名故稱史祿太平御覽
采睎桂圖經云灕水昔秦命御史監史祿
自零陵鑿渠出零陵下灕水是也據此則
史乃祿之姓非官名臨桂圖經北宋以前
之書是時古籍猶存必出於王範交廣春
秋諸亡書之內不可謂其說無所據也

漢

五年二月詔曰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
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
以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
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漢書高祖本紀

六年三月庚子齊信侯徭毋餘以越隊將從破秦
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封海陽司馬貞索隱曰海陽亦南越縣地理志闕侯千八百戶史記高祖功臣表
三月丙戌封須毋陸量索隱曰如淳據始皇紀所謂降梁也侯詔以
爲列侯自置令長受令長沙王同上
十一年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秦徙中
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
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
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爲
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佗稱臣漢書高祖本紀
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

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
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
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
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
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
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卒誅項羽滅
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
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發兵
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
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欲以新造
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
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
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
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
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
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
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
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轟萬物殷富政
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
萬皆蠻夷嶋崐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于
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
何渠不若漢迺大悅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

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
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
臣奉漢約史記陸賈傳

十二年三月詔曰南武緒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
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爲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未降遙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立佗爲越王自三郡芮惟得長沙桂林耳今復封織爲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漢書惠帝本紀高祖本紀顏師古注

惠帝三年七月南粵王趙佗稱臣奉貢漢書惠帝本紀高后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漢書高后紀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韋昭云竈姓周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鎭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愉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史記尉佗傳

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食其田名爲駱侯諸縣白名爲駱將銅印青綬
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爲安陽
王治封溪縣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
與主交趾九眞二郡自隔駱也史記
交帝元年召陸賈爲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
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
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
愚未嘗致書高皇帝即世高后
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
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
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
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
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
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
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
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
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
一七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
吏吏曰高皇帝所以全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
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
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
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

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漢書南粵王傳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除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史記尉佗傳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

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風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羣角十

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漢書南粵傳

武帝建元四年佗卒孫胡爲南越王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 索隱曰王恢韓安國 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曰

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悅好語入見（誘林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不入見後十有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史記尉佗傳）靈諡爲文王嬰齊代立

謹案閩粵與兵事漢書本紀不書南粵傳云南越王立三年閩粵王興兵以建元四年計之則南粵興兵事在元光元年與史記不同司馬光資治通鑑從史記不從漢書蓋史遷孝武時人目擊其事班固得之傳聞不如史記之確然可信也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漢書西南夷傳）

元狩二年三月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漢書武帝紀）

元鼎四年封南越王兄越爲高昌侯（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

五年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武帝紀）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

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
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
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賜
南粵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
留鎮撫之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
及漢使者皆死漢書南粵傳終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
楊僕出豫章下瀕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
零陵下瀕水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爲歸義侯甲爲下瀨將軍下蒼
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也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
越馳義侯應劭曰亦越人也遣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
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武帝紀

閩粵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
兵至揭陽呂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
漢書兩粵傳

六年十月得呂嘉首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
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武帝紀

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即位
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
齊嬰齊尙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
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
齊薨諡爲明王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未爲

舅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元鼎四年
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
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先其辭勇士魏臣等
輔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
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
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
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
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賜其
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
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面鎖
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
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
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
梧秦王有連索隱曰蒼梧王卽下趙光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
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
上書數諫止王弗聽有畔心稱病不見漢使者
使者皆注意嘉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
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
鄉太后南向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
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
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甚不便者何也以激怒
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亮敢發嘉見耳目非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鍼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往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就辭不可郤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特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廖寶以爲僮僕取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面縛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下政議臣不討賊呂嘉建德

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
師往討之元鼎六年東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
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
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
樓船會乃有千餘人樓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
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攀便處居東南面伏波
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素聞
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伏波乃爲營遣使者
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
而入伏波營中亦降伏波呂嘉建德
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因問所得

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
尉司馬蘇宏得建德封爲海常侯越郎（徐廣曰南越之官）
郎都稽表作孫都得嘉封爲臨亭侯自尉佗王凡五
世九十三歲而亡（尉佗傳）
蒼梧王趙光聞漢兵至降爲隋桃侯及粵揭陽令
史定（史記史字無）降爲安道侯粵將軍畢取以軍降爲
湘成侯（漢書南粵傳）
謹案趙光等封侯史記漢書年表皆在元
鼎六年
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占曰熒惑所守爲亂賊喪兵

守之久其國絶祀南斗越分也其後趙相呂嘉殺其王及太后漢兵誅之滅其國（漢書天文志）

元封元年封泖侯趙嘉以父棄故南海太守漢兵至以越邑降子庶二千四十戶（漢書功臣表）

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殺幸幸子豹合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以豹爲珠崖太守（范蔚宗後漢書南蠻傳）

謹案率善官名漢晉時西南夷及南蠻皆置率善長率善人者率善長所率之衆也

昭帝始元五年夏罷儋耳郡（漢書昭帝紀）

宣帝甘露二年遣護軍都尉祿將兵擊珠厓（宣帝紀）

謹案資治通鑑作張祿

元帝初元三年春珠厓郡山南縣反博謀羣臣待詔賈捐之以爲宜棄珠厓救民饑饉乃罷珠厓（元帝紀）

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絶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二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

年甘露元年九縣反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二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指之以爲不當擊上使樂昌侯王商詰問相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武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

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諺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通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磎石以元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戈戰死于前子鬬傷于後父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

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蠢爾蠻荊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文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白死又非獨珠厓有珠厓瘴癘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旦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干定國以爲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相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詠之狐疑辟難則